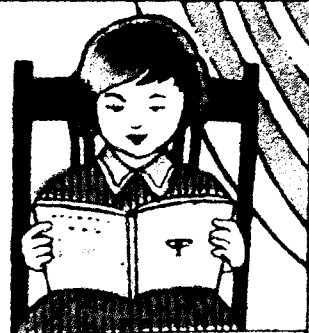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學生文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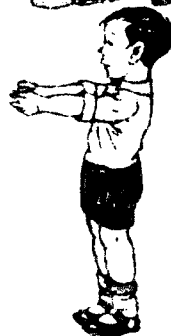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集

(童話類)

印度童話

萬邦懷編譯 呂金錄校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19019

181314

小學生文庫

第一集

(童話類)

印度童話

萬邦懷編譯  
呂金錄校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  
輯  
人

王雲五 主編  
徐應昶 主編  
周建人  
宗亮 袁  
沈百英  
沈秉廉  
黃紹緒  
蘇繼履  
趙景源  
殷佩斯

# 印度童話

## 目次

騙子和呆子·····	一
那個殺了水獺的兒子·····	六
獨一無二的酋長和奸猾的小豹·····	一〇
婆羅門教徒與老虎和六個公斷人·····	一五
獅子與狐和小說家·····	二二
冤冤相報·····	二五
兒子和七個皇后·····	二八
酋長的兒子怎樣贏得一個公主·····	四七

# 印度童話

## 騙子和呆子

有個騙子和呆子合股做買賣，先期約定，不拘那一項，凡是得來的金錢，他們「二一添作五」的均分。有一日來了一場事情，他們拾得一個袋子，內裏藏着成千的金銀。

呆子說：「你取去一半，再給我一半罷！」

騙子已想出一個計策，打算把這一袋子金銀統統歸他自己受用；回答道：「不！我們現在要用的，可先拿點兒使用，其餘的一齊把牠埋了，到了我們要錢用時，我們可以將牠掘起來。」

呆子應允了這種辦法；於是他們倆只把金銀略爲拿點兒用，餘下的

都埋在一棵樹底下，埋完後他們就此跑開。

當天夜裏騙子私自走到樹底下，把金銀掘將起來，背到他的屋子裏去。過了幾日，呆子對騙子說：「我們現在要用錢了！我們可回到樹底下，把我們所埋的金銀掘出來。」

騙子故意說：「你所說的話兒，往往是高明得很！我們且到樹底下去！」他們走到樹底下，在從前埋藏金銀的地方掘開，竟找不出一點兒東西。騙子大聲號哭，自捶他的胸膛，一把抓住了呆子，恨恨的喊道：「你——你是一個賊！你黑夜裏跑回這裏，把金銀都偷了去。唉！一個人連他自己的股東都靠不住，好險啊！」呆子抗辯道：「我實在沒有幹這個。」

騙子那裏肯罷手，把呆子拖到審判官那裏去，告訴審判官說：「這個人和我是個股東，不拘何物，凡是我們得着的，都是彼此均分。我們曾拾得一個袋子，內中裝着成千的金銀，除使用了少許以外，其餘的都埋在一棵樹底下，

不料這個賊到晚上把牠都偷了去！」

審判官盤問道：「你可能證明這樁事情的真實麼？你可有一點證據麼？」

騙子直言道：「自然啊！這棵樹的自身，能給我做個證人！」

騙子所說的話兒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審判官也摸不着頭腦，他只得說道：

「明天一早，你們倆都到埋藏金銀的地方去，我要去聽那棵樹的口供！」

於是騙子急忙跑到他的父親那裏，告訴他經過的情形，並就他父親耳邊私語道：「我有個計策，如果你能幫助我，我們不但可以得着現在所有的金銀，並且要叫那呆子再給我們這麼多的數目。」他把這個計策，如此如此的對着他父親耳朵說了進去，這老人就去將他的騙術預備好了。

到第二天早晨，審判官，騙子，和呆子，都來到樹底下。騙子對審判官說：「如果你審問這棵樹，那一個拿了金銀，這棵樹或能答復你。」

審判官嚴辭詰問道：「那一個拿了這許多金銀的？」

樹頂忽然來了一個聲音，說道：「偷金銀的，是這個呆子。」

審判官覺得聲音有些奇怪，擡頭把這棵樹視察一番，却看不見有什麼人。但他想了一想，這樹梢必定有個人在那裏；否則不會發出人的聲音。他於是吩咐他的差役，在樹根底下燒起火來。幾分鐘工夫，火兒燒着了，火煙一陣陣捲將起來，火焰的舌頭，不一會開始向樹枝裏面射去。這時候他們驀然的聽見上面一個



了來下地將翻斗斛個一人老的壞嚇的幸不那



很大的叫痛聲音，那不幸的嚇壞的老人，一個斛斗翻將地下來了。

「哈哈！」審判官猶笑道：「這樹已說出牠的口供了，這是很明白的，騙子就是偷金銀的賊了。打打這個騙子！打到他把金銀還了呆子才能！」

可見一個人設下陷阱想害別人的，定然是他自己跌到陷阱裏去。

## 那個殺了水獺的兒子

水獺對着鼠鹿說道：「鼠鹿老朋友！你可能替我看顧孩子，一直等到我回來麼？我現在要去河裏捉魚，等我回來後，我將把我所捕獲的東西，分些給你。」鼠鹿答道：「很好！你去幹你的；我看守着你的孩子罷！」於是水獺就去河裏捉魚。

現在不講水獺往河下捕魚的事情，且講啄木鳥唱「戰籬調」時所發生的事件。這鼠鹿是祝捷跳舞的主要跳舞員，當牠跳舞時，牠的腳踏在水獺的嬰孩身上，竟把牠們踏死了。一會兒水獺帶了一串魚回家，看見牠的兒子都被殺死，大叫起來道：「鼠鹿朋友！怎麼樣我的嬰孩都已死了？」鼠鹿回答道：「因為啄木鳥到這裏來唱那「戰籬調」，我是祝捷跳舞的主要跳舞員，所以我就跳舞起來，竟忘記了你的孩子，踏到牠們身上。」

水獺聽了這番話，跑到蘇路茫王那裏，控訴鼠鹿殺了牠的孩子。牠匍伏着說道：「陛下的愚賤奴才，冒昧上陳，求陛下寬恕！因爲朋友鼠鹿殺了奴才的孩子，奴才要想知道鼠鹿這種行爲，依照萬國公法，還是有罪呢？還是沒有罪呢？」蘇路茫王答道：「如果鼠鹿做這場事情是故意的，牠斷然是犯了死罪。」王於是傳見鼠鹿。

鼠鹿走到王的面前，王問水獺：「你告牠是何罪案？」水獺道：「奴才控牠故意殺害奴才的孩子，奴才要聽萬國公法的判斷。」王向鼠鹿問道：「水獺的孩子被殺，是你幹的事情麼？」鼠鹿答道：「這個固然是我；但我雖幹了這個，却要懇求寬宥的！」王說：「那麼，你殺了水獺的孩子們，究竟是怎麼一個緣故呢？」鼠鹿說：「奴才因爲啄木鳥來了，唱那一戰鑼調，」陛下是明白的，奴才原是祝捷跳舞的主要跳舞員，因此奴才跳舞時，竟忘記了水獺的孩子，奴才踏在牠們身上，把牠們踏死了。」

王差人去找那啄木鳥來，啄木鳥來了後，王說：「啄木鳥！唱戰鐘調的，是你麼？」啄木鳥說：「確是我唱，因為奴才看見那大壁虎帶着刀兒所以唱的。」王說：「如果是這樣，啄木鳥並沒有罪過！」

王於是吩咐傳見大壁虎，壁虎走到時，王便問牠道：「壁虎！這個可是你，你會帶着你的刀子麼？」壁虎回答道：「奴才帶刀子，因為奴才看見烏龜穿上了牠的鎧甲！」

因此烏龜也被王傳見。王問烏龜道：「烏龜！你爲何穿了你的鎧甲呢？」烏龜回答道：「奴才穿這個，因為奴才看見蟹王拖着牠的三面快口長槍。」



蘇路茫王復傳龍蝦來訊問

王再差個使者傳見蟹王，問道：「蟹王！你爲何拖着你的三面快口長槍呢？」蟹王答道：「因爲奴才看見龍蝦背着牠的長矛。」

王復差人傳見龍蝦，說道：「龍蝦！這個是你麼？你會背着你的長矛麼？」龍蝦回答道：「陛下！這確是我。」你爲何背着這長矛呢？」因爲奴才看見水獺來河下吞嚙奴才自己的孩子。」

於是蘇路茫王說道：「呀！這樣看來，你水獺是犯罪的人；你的孩子死了，你來訴冤，依照萬國公法，是不准你控這鼠鹿哩！」

## 獨一無二的酋長和奸猾的小豺

從前有個大叢莽，裏面住着一隻大獅，牠是這全部四週曠野的酋長。每日裏牠常離開牠的巢穴，這巢穴是在一處石壁內極深暗的地方。獅子咆哮起來，那聲音來得極大，而且又是很憤怒的樣子，叢莽內其餘的野獸（都是牠的小百姓），都害怕的不得了，這裏那裏的奔逃。這獨一無二的酋長，攬住了牠們，把牠們殺卻，然後狂吞大嚼當做大餐吃了。

這樣經了好久好久，直到末了，叢林內除卻兩個小豺之外，竟沒有養活着的衆生；而這兩個小豺原是一對夫妻啊！

可憐小豺度着極其艱難困苦的日子，或向這路跑，或向那路跑，躲避那可怕的至尊無二的酋長。每日裏那小雌豺常對她的丈夫說：「我很怕，今天牠要捉住我們！你可聽得牠的咆哮麼？」雄豺回答道：「哦，我愛！我愛！不要

怕！我將保護你。且讓我們再跑一里兩里路。來來！趕快！趕快！趕快！」於是牠們倆盡牠們的力量快跑。

這樣牠們過了好多時候。一天，天氣很是清和，牠們又聽見獅子咆哮着；小雌豹說道：「丈夫！丈夫！我覺得害怕極了！這酋長如此的發怒，一定要將我們捉去，登時殺却。我們每天東奔西跑，腳也跑軟了，如何是好？」雄豹回答道：「放心！我們當能拯救我們自己。我有一個妙計，你來！我將指示你如何排佈啊！」

這奸猾的小豹，怎樣辦法呢？牠們非但不向外邊逃跑，反而跑到大獅穴裏來；獅子看見牠們來了，又再咆哮一聲，把牠的鬃毛搖了搖，說道：「你這小賤物！讓我立時吃了。我三天裏不曾吃大菜，每天跑山跑谷，找尋你們，總找不着。來來！讓我吃了罷！」一面說着，一面磨牙切齒的，那情狀真是可怕極了。但是小雌豹靜靜的走近獅子面前，說道：「哦！大酋長！我們大家都知道你是

我們的大王。但是近來這叢莽裏又來了一個酋長，比你還要大得多，牠想攔住我們，把我們吃了，因此我們不得不逃到大王這裏來躲避哩。」

獅子咆哮道：「你說的是什麼意思？這叢莽裏除了我沒有別的什麼王！」小豹回答道：「呀！陛下！實際上誰也都是這麼想。但是新來的這個酋長真個如我們所說，我們是已經親眼看見的，你簡直不能和牠比較哩！——牠的比較你，無異你的比較我們！——牠的臉孔憤怒得如火似的，牠的腳步好像雷鳴，牠的能力真是至高無上了！」



小豹靜靜的走近獅子前面



獅子把牠們的話兒截斷，說道：「沒有這回事；但你說了這麼多，你且指示我那個酋長來，那麼我可即刻把牠誅滅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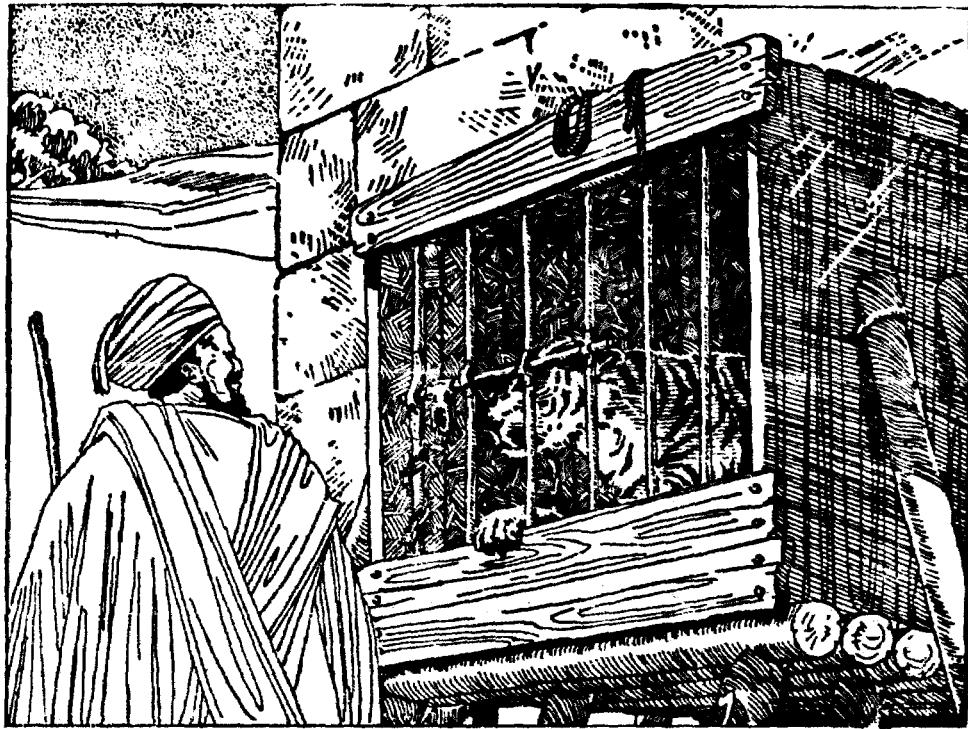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小豺們領着獅子向前跑，一直跑到一處極大的泉水邊沿，小豺就叫獅子看那水裏獅子自己的反影，說道：「陛下！看呵！這裏就是我們所說的那可怕的大王了！」獅子望泉水裏看下去，果然看見水裏還有一隻很大的獅子，頓時憤怒起來，一面咆哮，一面抖着牠的鬃毛；只見那水裏的獅子，也搖起牠的鬃毛，外貌也是非常凶猛，正在那兒和牠挑戰呢！獅子看見牠的敵人，如此放肆，憤怒極了，就跳下水去，撲殺那個仇敵；那曉得水裏並沒有別的獅子，——僅是牠自己的一個反影，——而泉水的邊岸，又如此險峻，獅子再也不能夠跑上來懲罰小豺。小豺們却在岸上偷看獅子落在深潭裏掙扎了好一會，就沉下去爬不起來了。小豺們把石頭從上面拋到牠身上，環繞這泉水跳舞，一面兒唱着：「阿哦！阿哦！阿哦！阿哦！樹林裏的大王死了！死了！我們已殺

了這個大獅子，牠是險些兒要把我們殺了。阿哦！阿哦！阿哦！阿哦！阿哦！」

## 婆羅門教徒與老虎和六個公斷人

古時有個婆羅門教徒，沿一條大路步行，遇到一個鐵檻，內裏關着一隻大老虎；這老虎是被村裏人捉住關在檻內的。

婆羅門教徒走過時，老虎喊叫起來，並對他說道：「羅門兄弟！羅門兄弟！可憐我啊！讓我跑出檻外一分鐘，僅只喝點清水，因為我要渴死了！」羅門教徒回答道：「不！假使我放你出檻，你要把我吃了的！」老虎哀求道：「呀！慈悲



老虎向婆羅門教徒求救

的爺爺！我斷然不肯這樣忘恩負義的，只讓我跑了出來，那麼，我可以喝點清水，仍舊回到檻裏！」羅門教徒替牠可憐，就把檻門打開；但是他才把檻門打開，老虎便跳出來，說道：「現在我想先吃你，然後再去喝水呢！」羅門教徒說道：「只求你不要急急的把我殺了讓我們先去請教六位的意見；如果他們都說這是正當的，是應該的，那麼，你就把我處死，我也死得甘願呢！」老虎回答道：「很好！就照你所說的話兒，我們先去請教六位的意見再講。」

於是羅門教徒和老虎向前走，遇着一棵喬木。羅門教徒對着喬木說道：「喬木！喬木！你可聽着，給我們判斷一下子。」喬木答道：「爲了什麼事情要我給你判斷？」羅門教徒說道：「這個老虎求我放牠出檻喝點兒清水，並且允許我，假使我放牠出來，牠決不肯害我。現在我放了牠出來，牠倒要來吃我了，這種辦法是正當麼？究竟牠應該不應該如此呢？」

喬木回答道：「在夏季裏，我的大枝底下時常有人來乘涼，可是一到秋

冬，他們倒把我許多樹枝砍下來，當做柴燒。讓老虎吃了這個人，因為人類是忘恩負義的！老虎聽得這些話，登時想把羅門教徒吃了。羅門教徒說道：「老虎！老虎！你尙不能就此殺了我；因為你已經應許我們去聽六位的公斷！」老虎說：「好！」

他們於是再向前去。走一會兒之後，他們遇着一個駱駝，羅門教徒喊道：「駱駝先生！你聽着，請你給我們判斷一下子。」駱駝問道：「有什麼事情要我給你判斷呢？」羅門教徒就把老虎如何求他打開檻門，如何允許放牠出檻後，決不肯吃他，後來老虎如何拿定主意要來吃他的情形敘述一遍，然後請求駱駝公斷。駱駝回答道：「當我年輕強壯時候，能做好多工作，我的主人小心照應我，給我好食料；現在呢，我是老了，我沒有氣力替他服役了，他就虐待我，鞭打我，沒有一點兒慈悲心。讓老虎吃了這個人，因為人是一種不公正而且殘忍的族類呵！」因此老虎又想把羅門教徒吃了。教徒說：「且停！老

虎！我們應聽六位的公斷。」

於是他們倆復向前跑。走了沒有多遠，他們遇着一條公牛，躺在路旁，羅門教徒對牠說道：「公牛兄弟！公牛兄弟，請你聽着，給我們判斷判斷！」公牛問道：「你叫我給你判斷什麼呢？」羅門教徒又把經過的事實向公牛說了一遍。公牛說：「從前我能夠做工作的時候，我的主人好好的餵養我，細心的看護我，但如今我是老了，他却把我從前做工的成績一股腦兒忘記了，聽我躺在路旁等死；且讓老虎吃了這個人，因為人類是沒有心肝的！」

六個中已有三個的判斷都是反對這羅門教徒；但他仍然沒有失望，決定去請問其餘的三個。隨後他們遇着一隻老鷹由空中飛來，羅門教徒就對這老鷹大呼道：「呀！老鷹！大老鷹！你聽着，請替我判決一下！」老鷹問他有什麼事情要給他判斷。羅門教徒又把這案情告訴牠；只聽老鷹回答道：「無論什麼時候，人們看見我時，他們總想鎗擊我，他們還要爬上石巖，把我的小孩

們偷了去；讓老虎吃了這個人，因為人類是世上的侵略者！」

於是老虎咆哮起來，說道：「呀！羅門教徒！所有的公斷，都是反對你的。」

羅門教徒回答道：「且再等一會兒；因為還有一個，我們須先去請教了再說。」

後來他們看見一條鱷魚，羅門教徒再把這場事情敘述給牠聽，滿望牠說幾句較為公平的話；但鱷魚說道：「無論何時，我把鼻子伸出水外，人們總要來難爲我，想把我殺了；讓老虎吃了這人，因為人類活着一日，我們就一日不得安寧的！」

羅門教徒到這個時候，已是絕望，魂魄都散去了；但他仍要懇求老虎再耐住一會，讓他請教第六個判斷。那時第六個就是一隻豹，羅門教徒告訴牠這場事故，並向牠求道：「豹媽媽！豹媽媽！請你說幾句公平的判斷呀！」豹回答道：「非到我看見你們開始爭論時所處的實在情形，我是不能夠決定那一個是錯，那一個是不錯的；你且帶領我到那個地方去。」因此羅門教徒和

老虎跑回他們當初相遇的地點；豺和他們一同走。他們走到原處以後，豺說道：「羅門教徒！如今你且指示我那一處是你當時站着的地方。」羅門教徒站在鐵檻的旁邊，說道：「正站在這裏。」豺問道：「正站在那裏可是麼？」羅門教徒答道：「正站在這裏呢。」豺又問：「然則那裏是老虎呢？」老虎回答道：「在檻裏。」豺問道：「你說的是什麼意思？你在檻裏是怎的一個樣兒？你怎樣兒向外面張望的？」老虎便跳進檻內，說道：「我是這樣的站着，我的頭是在這一邊。」豺說：「很好！但我沒有把



「•裏這在站正」：說，邊旁檻鐵在站徒教門羅



這事情全部的實在情形都明白了，我仍不能夠判斷！檻門還是關上呢還是開着的？」羅門教徒道：「是關上的；是門起來的。」豹說道：「現在把門關上，門了起來！」

羅門教徒把門關好了，豹就對老虎說道：「你這不仁不義忘恩背德的老虎！這位仁厚的羅門教徒，把你檻門開開，你的獨一無二的回報，就是把他吃了麼？」現在你一辈子要關在這裏，再也沒有別個肯讓你出來的。羅門朋友！你仍望你的路子向前行，你的大路是那一條，我的道路是這裏。」

這豹如此說了，就從一個方面跑去，羅門教徒也就歡天喜地的朝着另一個方向跑去了。

## 獅子與狐和小說家

有一隻獅子，牠是大林內的大王。有一次，對牠的小百姓說道：「我想在你們當中，找一位和我說說小說，說了一個又一個，不准停止；如果你們不能找出這個小說家，我就把你們都處死刑！」

東方有句俗語，說是：「大主要殺人，只要他歡喜。」所以這般野獸聽了獅子大王的話，都極其害怕。

狐說道：「不要怕！我願救你們全體。快去告訴大王，小說家找到了。」因此這般野獸，就把狐送到王宮朝見。狐向大王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，站在王的面前。王說道：「現在你須對我說故事，一個個說下去，不准停歇！」狐說道：「陛下！是呵！」獅子說：「開首講罷！」狐說：「但在我沒有開講以前，我要曉得陛下所叫做故事的，是個什麼意義？」獅子說：「不消說的，這是一種傳奇

包含着若干有趣味的事故或事實罷了！」狐說：「正是這樣！現在我開始講罷！有個捕魚的人，跑到海裏去，用一副大網四面八方的張着，於是許許多多的魚，都跑到網裏來；漁人剛剛着手把網拖出水來，忽然網圈繩斷了，成了一個大洞，初時，一條魚逃走了。」講到這裏，狐就停住。獅子說：「再怎麼樣呢？」狐說：「於是又逃了兩條。」獅子不耐煩地說：「再怎樣呢？」狐說：「於是共逃了三條。」似這樣兒，獅子重復問牠一回，狐就把逃魚數目再加上一條，一直說了下去。獅子煩惱起來，說：「什麼？你所說的，再也沒有新鮮的麼？」狐說：「我相信陛下不



王太子獅見朝狐

致忘記了陛下的聖諭，每場事情發生，都是各歸各，彼此不相連的，每回逃出來的額數，都和其餘的不同。」獅子說：「可是希奇的事情在那裏？」狐說：「陛下！怎麼說？那有別的事情，比了魚兒一條條的逃出來，還要希奇麼？況且每回逃出來的數目，都比上一回多了一條。」獅子說：「我只是被我所說的話兒限制住了！不然，我眼見你的尸體伸展在地上呢！」狐對獅子耳語道：「凡是霸王想幹那些辦不到的事情，要是沒有一點兒限制住了，牠的小百姓，就找不着東西來限制牠了！」

## 冤冤相報

從前有個駱駝和一隻豺，牠們倆是很得力的朋友。一日，豺對駱駝說道：「我知道河的那邊岸上有一塊佳美的甘蔗田；假使你把我馱過河，你可把甘蔗快快樂樂的吃牠一頓，我在河旁，一定也找得許多蝦蟹和肉屑，吃了一餐好好的大菜。」

駱駝答應了，馱着豺泳過河去。牠們到了那邊岸上，駱駝去吃甘蔗；豺在河岸跑上跑下，把岸旁的蝦蟹及零星碎肉和骨頭，狂吞大咽的吃了。

但豺是一隻藐小的小獸，駱駝還沒有吃到兩三口，牠就已經吃了一大頓。牠吃完了以後，就在甘蔗田週圍亂跑亂叫。

村裏人聽得豺的叫聲，猜想甘蔗田裏來了一隻豺，牠或者到地下挖洞，把甘蔗的根弄壞；於是村裏人都跑到甘蔗田裏來，但他們走到田裏，却吃了

一驚，不但看見一隻豹，並且有個駱駝正在那裏吃甘蔗呢。他們氣極了，捉住這可憐的駱駝，把牠趕到甘蔗田外，打得牠幾乎死去活來。

村裏人跑去之後，豹對駱駝道：「我們還是回家去好！」駱駝說：「很好！你再跳在我背上來，猶如先前一樣。」

豹因此跳到駱駝背上，駱駝開始重復渡過河來，牠們完全全的到了水裏。駱駝說：「豹朋友！你對待我的那個方法，是多麼可惡呵！你吃完了你的大菜，你就馬上跑到田裏四處，盡力的高聲叫號，挑動了全村，使村裏人都跑下田來，把我打得一塊黑一塊紫的；我還沒有吃到兩口，就被趕出田外，你究竟爲了什麼事情，做起這麼一個聲音來？」

豹答道：「我不知道什麼原故；這是我的習慣，吃過大餐之後，我每每喜歡唱他幾句！」

駱駝一路的渡過河來，河水漸漸深到牠的腿上，腹上，後來連牠的身體

都浮起來了。於是牠回轉頭來向豹說道：「我極想翻滾一下。」豹急忙止牠道：「呵！請你不要！你爲什麼喜歡翻滾呢？」駱駝答道：「我有這麼一個習慣，逢大餐吃過之後，每想滾他一滾。」牠一面說，一面滾倒在水裏。當牠翻滾時，早把豹滾了下來，這豹就此淹死；但是駱駝平平安安的泳上岸去了。



了來起浮都體身的駱駝連來後深漸水河

## 兒子和七個皇后

古時有個國王，他雖有王后七人，但是沒有兒子。這是他的極大愁悶，尤其是愁着自己死了以後，沒有兒子承繼王位。

有一日，忽然來了一個苦行的高年的托鉢和尚，對王說道：「王的禱告員聽說王的希望將要實現了，七位王后當中有一位要生兒子了！」

國王聽得這個和尚許他有個兒子，真是快活得無際無邊！立刻下令全國，撥款預備將來的慶祝。

同時，七位王后住在那堂皇壯麗的宮裏，起居飲食，都異常奢侈；並有女僕數百人侍候着，心滿意足，簡直是吃蜜餞糖果過日子。

國王又非常的好打獵。有一日，他要出門打獵之前，七位王后差人寄信給他，說：「昨夜我們得了一個惡夢，恐怕大禍要臨到王的身上，請求陛下今



日不要到北方去打獵！」

國王因爲免得王后們多一番憂慮，允許尊重他們的意思，就向南方出發；但這天注定是應該有事的！他雖然極力探尋，竟找不出一個野獸。在東西兩方，他的成績也不能勝過南方。但他終是一個敏銳的獵人，拿定主見，不肯空手回家，他所應允的話兒，至此都忘記了；他於是轉到北方來。

他到北方時，起初也是沒有什麼勝利；等到他剛剛打定主見，想把這天拋了不算，卻忽然看見一隻白鹿，金角銀蹄，從他面前一閃而過，跑到叢莽內去了。他滿肚子的慾望，如火的燒着，一心要把這隻美麗的希奇的白鹿捉住，馬上吩咐他的從人，做成一個圈兒，把這叢莽團團的圍住。這樣把鹿圍在裏面，然後圈兒漸漸的縮小，他再向前緊迫，直到他清清楚楚看見這隻白鹿在叢莽當中哮喘，他仍舊一步迫近一步。但是等到他剛剛想一把捉住這美麗的希奇的野獸時，那曉得這東西用力的一跳，恰巧由國王的頭上跳過，望大

山上飛跑去了。

王就以踢馬刺蹴他的馬兒，也不記得其餘別的事情了，盡力的快快趕上，把他的從人遠遠的留在後面，向前望着這隻白鹿緊緊追去，再也不肯收韁。直到他走進了一個狹小山谷，不見一條出路，他才勒住了他的駿馬，看見有所矮陋的茅屋站在他的面前。他經過了這一番失利的追逐，身體也就疲乏了，走進茅屋討口清水喝喝。茅屋內有個老婦人，坐在紡織機上，允許給他水喝；一面呼他的女兒。內室裏隨即走出一個少女來。這少女長得如此的可



鹿白的奇希的麗美還住捉把一怒剛王國

愛，而且如此的妖嬈，——雪白的皮膚，金色的頭髮。國王看見卑陋的茅屋裏面，竟有這麼一個美女，很吃一驚，不覺被她迷了。

少女把一杯水拿到王的唇邊。王一面喝水，一面注視到她的眼睛裏去，這才明白這個女子，就是他追逐這麼遠的那隻金角銀蹄的白鹿。

她的美色如此蠱惑國王，國王不禁雙膝跪下，懇求她一同回去做了他的王后；但她只是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一個國王娶了七位王后，已是十分夠了。」王總是求她垂憐，說是她所要求的，他都一一答應。少女回答道：「把你七個王后的眼睛都拿來給我，我才肯相信你所說的話，是什麼意思呢！」

國王被白鹿化身的妖女迷住了，竟如此的喜歡她。他立刻跑回宮中，把七個王后的眼睛都挖了出來，並把這般瞎王后，拋到一所污穢的地窖裏去。他帶了這駭人的禮物，望山谷裏的茅屋奔來。那妖女看見十四個眼睛，忍心的笑着把牠們穿成一串，放在她的母親頸上說：「小母親！戴上這個，算是一

種紀念品，我到國王的宮裏去了。」

她於是和這個被蠱惑的君王一同回宮，做了他的新王后。國王把七個王后的華麗衣裳，及珠寶等項，都給她穿戴上了；七個王后所住的宮讓她住了；七個王后的僕人都來伺候她了。凡妖婦所希望得來的東西，她都實實在在有了。

那七個薄命的王后，她們的眼睛已被挖去，並被拋在黑暗的牢獄裏；但是後來沒有多久，內中最年輕的一個就生了一個男孩子，這孩子並且長得很好看。其餘的幾個王后，看見這年輕



妖女進宮了新王后

的王后如此的好運氣，未免有些妒忌。起初她們很不喜歡這個秀麗的孩子，可是不多幾時，她們覺得這小孩對她們自己很有用處，就都把他當做自己的兒子看待。說也奇怪，他才會走路，就開始挖土牢內的泥牆。在一個極短時間裏面，他竟挖成一個牆洞，使他自己剛剛可以爬了出去。他出洞後大家就不知他的去向，每過一點鐘或將近一點鐘時，他帶了糖果蜜餞回來，平均分給七個瞎王后吃。

他漸漸的長大起來，他把牆洞也隨着放大點兒，每日裏跑出洞外兩三



他才會走路就開始挖土牢內的泥牆

次，和城中許多小貴人玩耍。他們沒有一個知道這小孩是什麼人，但人人都喜歡他。他有全身的戲法，滿面的小花臉，每每令人好笑；他又是多麼伶俐，多麼快樂！因此他一出門，定然有人賞給他若干匣的糕餅，或是滿把的乾菓，或是多少蜜餞食物；所有這些東西，他都帶了回家給他七個母親吃。他喜歡稱呼七個瞎王后爲母親，這般王后有了他的扶助，才能夠養活下去；可是世界上都猜想她們已經餓死好多年了。

最後他長成了一個俊俏的青年。有一日，拿了他的弓箭跑出門去找野獸，偶然走過王宮，宮裏住的就是那個妖王后。他看見幾隻鴿子，繞那白大理石尖塔兒飛舞，他望準了，一箭射去，就把一隻鴿子打死。這鴿子滾下，恰好落過妖王后坐在那裏的窗子。她向外一張，看看什麼一回事，瞥見這俊俏的青年，站在那裏，弓兒拿在手上。她有了一種妖術，知道這青年是國王的兒子。

她的妬忌和怨恨達到極點，於是拿定主意，想從速把這青年害死，當即

打發僕人帶領青年進見。她向青年問道：「可否把剛才打下來的鴿子賣給我？」

強硬的青年回答道：「不！這鴿子我要拿去給我七個瞎母親的！可憐我那幾個母親，住在污穢的土牢裏，假使我不帶點食物給她們吃，她們就要餓死！」奸詐的陰險的妖婦叫道：「好可憐的熱腸！你可願意把眼睛重復討回給她們麼？吾愛！給我這鴿子，我不失信，允許指教你到那裏去找出這些眼睛來！」

青年聽得這句話，那快活簡直是無可限量，立刻棄了這鴿子。妖王后於是告訴他快去找她的母親，向她要這些眼睛；因為這些眼睛，她當作一種紀念品佩着呢！殘忍的妖后並且說：「如果你拿我贈她的這件東西給她看，——在上面我已寫好我要請她做的事情，——她一定會給你那些眼睛的。」她一面說，一面交給青年一塊破鍋片，上寫着：「把這帶信人立刻殺了！」

把他的血似水一般的灑開！

那七個王后的兒子，是不識字的；他高高興興的帶了這封送命的信，動身去找妖后的母親。

他在路上，經過一處城市，只見城裏的居民，一個個都是愁容滿面。他禁不住要去打探一下，究竟爲了什麼事情。他進了城去，城裏的居民一把攔住他，告訴他說：「這因爲國王的唯一女兒，不允招贅，那麼，到了國王死後，這王位就沒有嗣君承接下去。我們很怕這位公主必然是瘋癲了，因爲這國裏個個長得好看的少年，都帶給她看過，她



居民告訴他公主招親的事



却說：「只要招贅那七個母親的兒子。」國王大失所望，只好出了個命令，凡是進城來的青年，一個個都要帶到公主面前去看過；因此你也就少不了要去見見公主。」他聽了以後，却不耐煩起來，因為他正是慌忙不過，要去找尋他母親們的眼睛啊！居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他拖到公主宮中的接待室去了。

公主一見這位青年，登時羞得滿臉通紅，回頭對國王說道：「親愛的父親！這個正是我所選擇的人呵！」有了公主這幾句話，那引起來的快樂，真是從來不曾有過的！居民的快樂，簡直要發狂！但是這七個王后的兒子，告訴他們，頭一件須讓他先醫好了母親們的眼睛；如不是這樣，他不願意和公主結婚呢。美艷的新娘子，聽到他這句話問明底細，向他要那塊破鍋片來看看。她是很有學問的人，很聰明的人，看見這些陰險的字樣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另取一塊同樣的破鍋片，寫上這幾個字：「小心照應這個青年，凡他所要的東西，都

付給他罷！」她把這破鍋片交還青年；這青年看不出什麼來，就動身去討眼睛了。

沒有多久，他走到山谷中的茅屋裏。妖婦的母親，是個醜陋得很的老東西。她讀這封信時，嘴裏怨謗着，那樣子很是可怕，尤其憤恨的，就是爲了青年向她要還那串眼睛的紀念品；雖然如此，她却把這串眼睛取了下來，交給青年道：「這裏只有十三個眼睛，前禮拜我失去一個了。」

這位青年，因爲得着這些眼睛，已是快活得了不得，就此急急忙忙望他母親們那裏跑來，他交給六個年長的王后，每人一對眼睛，最年輕的那個，他只給她一個眼睛，說道：「至愛的小母親！我時刻做你的那一個眼睛罷！」

他辦妥了這樁事情，因已允許公主的親事，就動身去赴公主的婚約。當他經過妖后所居的宮殿時，看見屋頂上有幾隻鴿子，又扳起弓來對準射去，又恰巧射中一隻，打從窗邊落下，妖后向外一張，說：「看呀！這是王的兒子！仍

然活着！而且好好的啊！」

她又是憤恨，又是懊惱，叫人請這位青年進來，問他爲何來得這般快。及至聽得他如何把十三個眼睛討了回來，並把這些眼睛交給了七位瞎王后的話，她幾乎禁不住要發雷霆大怒。她却假裝聞他成功，替他歡喜的樣子，並對青年說，如他肯再捨去這隻鴿子，她將酬報他郊期神的奇牛一條；那條牛的乳全日裏流着不停，可以流成一個池子如同王國這般大。並給他一塊破鍋鐵，上面寫的是：「把這青年殺了勿誤！並將他的血似水一般的潑散！」

青年一路跑來，順道探訪公主，告訴她因何他被耽擱住了，公主讀完破鍋上的信，又換了別的一塊給他，因此他走到醜媼的茅屋裏，向她討那條郊期神的母牛。她又不能不答應，只得指教青年用怎樣一個方法，可把這牛得到手；并吩咐他這寶物有八千個惡魔看守着，保護着，看見這些惡魔，一點不要害怕，而且囑咐他早些離開。她爲了女兒如此的不懂事，把這麼多的好東

西，都送掉了，叫她真個氣極呢。

青年依照老醜婦告訴他的話兒，大着膽子望前去，行行重行行，一直走到白乳池，果然有八千惡魔看守着。這般惡魔看上去，實在令人可怕；他從惡魔當中走過時，他的勇氣竟都消滅完了，嘴裏吹出一種尖銳的聲調，眼睛不敢望左，也不敢望右，漸漸遇見郊期神的牛了。這條牛又高又白，而且美麗得很。那郊期神就是所有惡魔的領袖，日夜都是吃這條牛的乳，那乳從牛的乳房裏面滔滔不竭流到一個白色的乳桶內。



「你到來這要什麼？」：郊期神看見，來年擊賊道：「你到來這要什麼？」

郊期神看見青年來，厲聲喊道：「你來到這裏要什麼？」青年遵照老醜婦的吩咐，回答道：「我要你的皮，因為印度王新做一面蘇鼓，說你的皮來得精細而且堅韌。」

郊期神聽得這話，就顫抖抖的，（郊期神不能違背印度王的命令。）俯伏在青年的腳下，哭道：「假使你肯饒我，我將把所有的東西都送了你，即使我的美麗白牛，我也肯送給你。」

青年假裝躊躇不決，一會兒才肯應允，說道：「往別處找一張精緻的堅韌的皮革，能似郊期神這樣的，却也不是甚麼難事。」他於是驅着這條希奇的母牛，望他家裏來。七位王后有了這條希奇的牲口，也自喜歡得很。雖然料理乳水乳皮，不免早夜辛勤；但這條牛的乳，他們還用不了一半，把餘剩的賣給製糖菓的舖子，一日一日他們漸漸的富有起來了。

青年看見他母親們過日子如此的舒服，他也安心樂意的起身去赴公

主的婚約。當他打從妖后的宮殿前經過，宮牆上的鴿子正在那裏咕咕的叫，禁不住又對這些白鴿放了一箭，有個鴿子被他射死，恰巧落在窗底下。妖王后剛剛坐近這窗，張出一看，瞥見青年站在她的前面，依舊是精壯強健的樣子；並且比較從前還長得白淨些。真叫她又恨又氣。

她着人請他進去，問他爲何如此的快捷又回來了。及至聽得她的母親怎樣的優待他，她真幾乎要發癲了。難得她竭力把自己的感情掩飾下去，笑容可掬的說她自己很是喜歡，因爲她所應允的話兒，都能夠實踐不至失信；並說如果他肯把這第三隻鴿子送給她時，她將替他再想點法子，比較從前所得的還多着呢！就是送他一種千倍的穀子；這穀子只須一夜工夫就成熟的。

青年聽得這層意思，自然是喜歡，捨了鴿子動身去求這件東西；也和從前一樣，帶了一塊破鍋片，上面寫着：「這回你再不要誤事！殺却這青年，潑散

他的血，似水一般兒！

他再順道探望公主，免得公主渴念着他。公主照常向他要那塊破鍋片一看，又把那鍋片換了一塊，上面寫了這幾個字：「青年所要的物件，你仍須一一給他，因為他的血液，就是你的血液！」

老醜婦看了這塊破鍋片，並聽得青年要求那一夜成熟的千倍穀子，她遏不住大發雷霆了；但她很怕她的女兒，因她是受女兒管轄的。她只得吩咐青年自己去找那塊田地，千倍穀子就是長在那裏，並有八千個惡魔看守着，一面警誡他把田裏那枝最高的穀穗拔了起來，不管什麼事情總不要望後看。

青年就動身去，不多一會，走到那塊田地，千倍穀子長在那裏，果有八千個惡魔看守着，他壯起膽子向前行，左也不望，右也不望，走到田裏，拔了一枝最高的穗子，掉頭便走。只聽得後面發生千百個悅耳的聲音，輕輕的呼喊道：

「拿我一齊拔去呀！請你拿我一齊拔去！」他向後一瞧。看呀！青年竟不見了！只剩一堆小小的灰兒。

時間已過，仍不見青年回來，老醜婦心裏覺得不自在，記得信內說「他的血液就是你的血液！」於是她動身來看看這青年，可有什麼事情發生。

不久，她遇着了這堆灰，因她有種妖術，能認識這堆灰是什麼東西。她取水少許把灰捏成泥，做一個人形，再把她小指頭的血，放一點在泥人的嘴裏，然後對泥人吹口氣，這青年立刻躍起，和先前一樣。

老醜婦嘴裏埋怨道：「你再不要不遵我的教訓！第二次我不來救你，聽你一個人去。現在你去罷！再停一會，我將要悔恨自己不應該待你這般仁厚呢。」

青年於是歡天喜地的跑到他七個母親那裏，他母親得了千倍穀子的幫助，便成了這國裏的第一等富人。然後她們給兒子舉行大典，和聰明的公



主結婚，所有想像得到的各種奢華，都是應有盡有。但新婦原是個聰明不過的人，非到她丈夫叫他爺爺明白了，並懲辦那個萬惡的妖婦，她總不肯罷手。她於是叫她丈夫造起一個宮殿，恰似七個王后從前所住的一樣——即是現在那妖婦堂堂皇皇住着的那個宮殿。所有佈置都預備好了，她吩咐丈夫辦了一席盛筵，請國王駕臨。國王早已聽得神妙難測的青年，做出好多的事蹟，積成不可思議的財產，也就欣然命駕。國王走進宮中時，只見得這所宮殿一一都和自己的宮殿一個樣子，不覺



內廳私入直王國引服盛了穿人主

吃了一驚。接着主人穿了一身盛服，引他直入私廳內，廳中寶座上面坐着七位王后，所穿的衣裳，就是國王最後一次看見她們所穿的，他更吃驚，簡直連話也不能說了。直到公主走向前來，伏在他的腳下，把這場事情和盤托出告訴了他，然後國王才明白他從前是被妖術迷住，於是頓時怒氣上升，切恨那迷惑他如此長久的萬惡的妖婦，終至把她處死，連墳墓也鏟除了。妖后處死之後，七王后從新回到她們自己堂皇壯麗的宮裏，大家快快樂樂住在一起。

## 酋長的兒子怎樣贏得一個公主

某個國裏有位酋長，他只有一個兒子，這兒子天天出去打獵，一日，他的母親對他說：「你打獵只有三方邊境，任憑你喜歡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，可是你一定不要跑到那第四方邊境去打獵！」她說這句話，因為她知道兒子如果跑到第四方邊境去，他或許聽得那美麗公主拉伯姆的名字，要離別爺娘，去找尋那位公主了。

年輕的小酋長，也就聽從他母親的話兒，遵守了好多時候。有一日，他在母親允許他去的那三方邊境打獵以後，忽然來了一個主意，要去看看那第四方，爲何他母親禁止他去打獵。他跑到那個地方，看見是個叢莽，叢莽內並沒有什麼東西，只有一羣鸚鵡在那裏。小酋長拿起弓來，對準幾隻鸚鵡射去，這般鸚鵡登時都飛上天空，只有一隻是牠們當中的頭目，名叫毫而乃，浪鸚

鷓，是個例外。

鷓頭目獨自留在這叢莽裏，對其他的鷓鷓喊道：「酋長的兒子射來，你們不要飛去，教我一人在這裏；如果你們把我一人似這般的拋棄了我，將告訴公主拉伯姆呢。」

於是這般鷓鷓，都再飛到牠們的頭目那裏來，喋喋的說個不了。小酋長驚駭極了，說：「怎地這些鳥兒都能說話呢？」他因此對鷓鷓說道：「那個是公主拉伯姆啊？她現在在那裏？」鷓鷓却也作怪，不肯告訴他公主所住的地點，牠們所有的話只這一句：「你萬不能到拉伯姆公主的國裏來的。」

鷓鷓既不肯多多告訴，小酋長越發的奇怪起來，把弓拋過一邊，就也回家去了。到家後也不說話，也不吃東西，睡在牀上四五日，似乎害了大病一般。

最後告訴他的爺娘，他要出門去看看公主拉伯姆。他說：「我一定要去！我一定要去！去看看她是怎樣的一個人。告訴我，她住在那一國？」

他的爺娘回答道：「我們不知她究在那一國呢！」小酋長說：「我一定要去找尋這國度。」他爺娘說：「不可！你萬不能離開我們！你是我們唯一的兒子，要和我們住在一起！你萬萬找尋不出公主拉伯姆的！」

小酋長說：「我一定要去找找看；蒼天或者指示我的路途。如果我是活着，我找着了，我將回到你們這裏來；如果我是死了，那時我或許再也看不見你們。然而我仍是要去的！」

他爺娘和他分別，固然是哭得很利害；但又不得不讓他去。他父親給他幾件好衣裳，一匹好馬兒；他帶了鎗和弓箭以及許多別的軍器。他說：「這些東西，我或者用得着牠們！」他父親並且給他許多盧比。

於是他騎在馬上，各事都整備好，就要登程了。他對着爺娘說道：「告辭了！」他母親拿他的手帕包了幾許蜜餞交給她的兒子，說道：「我的孩子呵！你如飢餓時，可吃點兒蜜餞！」

他從此出發趕他的路程去騎着馬向前行。走到一個叢莽，叢莽內有個水池，和遮蔭的樹木。他就在池子裏洗了澡，並把他的馬也洗了，然後坐在地下納涼；自己私語道：「現在，我母親給我的蜜餞，我可拿點吃吃，並去喝些清水，再趕我的路程。」他打開手帕拿出一個糖果，看見有隻螞蟻在糖內；他又去取別個，裏面也有一隻螞蟻。他就把這兩個糖果放在地上，再去拿一個，不料也有螞蟻，一直把所有的糖果，都拿了出來，看見個個糖果內都有螞蟻。

他說：「不要緊，我不要吃這些糖果，讓螞蟻一起吃罷！」於是螞蟻土



走來站在他的面前，說道：「你待我們如此的客氣，如果你有了什麼患難，你只須記念着我，我們就都到你那裏來。」

酋長的兒子謝了螞蟻王的好意，騎上他的馬，繼續趕他的路程，再走到別的一個叢莽。他看見一隻老虎，虎的腳上刺入一枚荊棘，牠痛不過，正在那兒大聲號叫。

小酋長問道：「你爲何這等號叫？可有什麼事情麼？」老虎回答道：「有一枚荊棘刺在我的腳上十二年了，這荊棘如此傷害我，我的號叫就是爲了這個！」

「可憐！」酋長兒子說道：「我願意替你取了出來；但你是個老虎，我替你治好了，你或且把我吃了！」

「不呀！」老虎說：「我不吃你呢，請你替我治好罷！」

小酋長即從袋子裏拿出一把小刀，把老虎腳上的荊棘取了出來，當他

取荆棘時，這老虎比平常還號叫得利害，以致牠的老婆在隔壁一個叢莽內，聽得丈夫的叫聲，一路跳躍而來，要看看她丈夫遇着了什麼事情。老虎見牠老婆來了，把小酋長藏放叢莽裏去。這麼一來，雌老虎就看他不見。牠的老婆說道：「那個人傷害了你？你叫得這麼大聲！」她的丈夫答道：「沒有人傷害我，不過有一位酋長的兒子，來到這裏，把我腳裏的荆棘取出來了。」牠老婆說：「他在那裏？指給我看看！」雄老虎說：「如果你不把他害了，我就叫他來！」老婆回道：「我不害他！只讓我看罷！」雄老虎就喚小酋長出來。小酋長走到牠們面前，雄老虎和牠的老婆對他行了許多額手禮，又請他吃了好好的大菜，並和牠們一齊住宿三天，每天裏小酋長把老虎那隻腳審視一番。第三天老虎的脚已完全醫好，他就和老虎們告辭。老虎說：「如果你有了什麼困難，你只記念我，我就來到你那裏！」

小酋長騎在馬上，前行又前行，又走到第三個叢莽內來了。他在這裏看



見幾個托鉢和尚；因爲他們的長老和尚，又是師父和尚，死了，遺留下四件東西——一件是張牀；這張牀隨便什麼人坐在上面，要想到那處去，牠就把這人送到那處。一件是個袋，人有了這個袋，隨便他要想什麼東西，如衣裳，食物，寶石等等，牠都可以供給。一件是個石碗，這石碗是供給水的，主人要用多少，就來多少，無論石碗離開水池多少遠，碗內時常是有水的。還有一件是一根棍和一條繩子，如果有了什麼人來和主人打仗，只須主人對牠說一句：『打！打這裏許多的人和許多的兵士！』棍子就會來打這般人，繩子就把他們捆上了。

四個托鉢和尚彼此爭這四件東西。一個說：『我要這件；』那個說：『你不能有這個，因爲是我要呢。』如此的爭鬧個不了。

小酋長對他們說道：『你們不須爲這幾件東西爭鬧！我且朝向四方射去四枝箭，你們那一個得到我第一枝箭的，就應得那頭一件——牀是了。那

一個得到第二枝箭的，就應得有第二件——袋子是了。那一個得着第三枝箭的，就應得有第三件——石碗是了。那一個得着第四枝箭的，就應得有最後兩件——棍子和繩是了。」這個辦法，和尚們却都贊成。

小酋長於是射出他的第一枝箭，托鉢和尚爭先向前搶奪。他們拿回了第一枝箭時，小酋長再射去第二枝箭，托鉢和尚又跑去找這第二枝箭來。他再放出第三枝箭。等候他們把第三枝箭找來，他再放出第四枝箭。

當和尚們正跑去找第四枝箭時，



他坐在船上，這小張飛林起來了。

小酋長把他的馬放到叢林內去了。他拿了這個石碗、棍子、繩子、袋子，坐在牀上，說道：「牀啊！我要到公主拉伯姆的國裏去！」這張小牀立刻向空中升騰，開始飛起來了。牠飛而又飛，直飛到公主拉伯姆的國裏來。到了這裏，牀就落在地上。小酋長看見幾個人便向前問道：「此地屬於誰人的國境？」他們答道：「這是公主拉伯姆的國家！」於是小酋長仍舊向前跑，一直跑到一所屋子，屋子裏他看見一個老婦人。

老婦人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你從那裏來的？」他說：「我來自一個遠國；今兒晚上肯讓我在你屋裏寄宿一夜麼？」她回答道：「不可！我不能讓你和我住在一塊；因為我們國王有旨，凡從別國來的人不准在這國裏耽擱的！你不能住在我的屋子裏！」小酋長說：「你是我的老伯母！讓我留在你的屋子裏住一夜罷！你看天色是晚了！如果我跑到叢莽裏去，那野獸或者把我吃了哩！」老婦人說：「很好！今天晚上你不妨暫在這裏住一夜；但明天一早，你就

須跑開，假使被國王聽得你曾在我屋子裏過了一夜，他將捕我去，把我收入牢獄呢！」

她於是引他進屋子，此時的小酋長可說是快樂極了。老婦人動手預備大菜，小酋長却去阻止。他說：「伯母！我將給你食物。」他把他的手放在袋子裏說：「袋子呵！我要點兒大菜。」這袋子就立刻給他一頓精美的大菜，有兩個金盤盛着，老婦人和小酋長就一同吃。

他們吃完之後，老婦人說道：「現在我去取點水來。」小酋長說：「不須！即刻你就有好多的水喝呢！」他拿出石碗說道：「石碗！我要點水喝！」石碗內馬上盛着清水，直到碗內水已滿了。小酋長喊出：「碗！停止！」碗水就停止不動了。小酋長對老婦人說：「伯母！你看，這個碗隨便什麼時候，我要多少水，就來多少水呢！」

這時候天已黑了，小酋長說：「伯母，你爲何不點上一盞燈呢？」她說：「我

這裏是用不着的！我們國王禁止國內人民點用各種的油燈。天黑了，我女兒拉伯姆公主登時走到屋頂上，坐在那兒，她的光芒，把全國都照得澈亮，我們可以看見做事，如同白晝一樣！

等到天色十分黑暗了，公主才起牀，衣服穿得極華麗，戴上許多貴重的寶石，又將頭髮捲起，把一條帶橫束在頭上，帶上面都是鑽石珍珠。她的光亮竟同月色一般；她的美麗能使黑夜變成白晝。她由寢室出來，坐在宮殿的屋頂上。白天裏她不出房門一步；她出門時，僅在夜間。她出現了，國裏的百姓就都去做事情，做完了才歇手。

小酋長把公主看得十分清楚，快活極了。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她長得何等的可愛呵！」半夜裏，個個人都到牀上去了。公主從屋頂上回到她的寢室。候她上牀睡覺了，小酋長輕輕的起身，坐在他的牀上，對牀說道：「牀！我要到公主拉伯姆的寢室裏去！」於是這張牀就載他到公主寢室裏，公主已是睡

得很熟呢。

小酋長取出他的袋子，說道：「我要許多檳榔葉！」這袋子立刻給他許多檳榔葉；他把這些檳榔葉鋪近公主的牀邊，然後小牀又送他回到老婦人的屋子裏。

第二天，公主的僕人找着這許多檳榔葉，大家都來吃。公主問道：「你們從那裏得來這許多的檳榔葉？」僕人回答道：「我們在公主牀邊找着的。」竟沒有一個知道小酋長黑夜來到寢室，把這些檳榔葉鋪滿一寢室。

這天早晨，老婦人往小酋長的屋子裏，說道：「而今是早晨了，你可以走了！假使國王發覺我曾留你寄宿的種種情形，他將把我捕去！」小酋長說：「親愛的伯母！我今天病了！可否再讓我就擱一夜？明天一早動身何如？」老婦說：「也好。」於是他又就擱下來了。他仍是向袋子取大菜，向石碗取水，和老婦人同吃。

天黑時，公主起牀，坐在她的屋頂上。到了十二點鐘，個個人都上牀去了，公主便也回她的寢室，不移時就睡得很熟。小酋長坐在他的牀上，這牀又把

他送到公主寢室裏去。他拿着袋子說：「袋子呵！我要一條極美麗的披肩！」

袋子就給他一條華麗燦爛的披肩。公主正睡在牀上，他把披肩給公主蓋好，仍舊回老婦人的屋子裏睡到天亮。

次日早晨，公主看見這條披肩，心中樂極。她喚母親說：「母親！你看！這必是可德給我的披肩，這是多麼美麗呵！」她母親也是極其喜歡，說道：「是呵！我的孩子！這條燦爛的披肩，必然是可德給你的了。」

早晨時，老婦人又對小酋長說：「現在你真真要去了！」他回答道：「我的病仍沒有十分好！請讓我再耽擱幾天罷！」我躲在你的屋子裏，沒有人看得見。」於是老婦人又讓他耽擱下來。

到晚來，天黑了，公主穿上她的美麗的衣裳，和美麗的寶石，坐到屋頂上

去。至半夜才回她的寢室睡覺。小酋長又坐在他牀上飛到公主的寢室裏。他對着袋子說：「袋子呵！我要一只極好極好的指環。」袋子就給他一個光明燦爛的指環。他於是握住公主的手，輕輕把指環戴上。公主驚駭極了，從牀上跳將起來，對小酋長說：「你是誰？你從那兒來的？你如何來到我的寢室？」

小酋長說：「公主！不要怕！我不是賊，我是大酋長的兒子。我到叢莽內打獵，叢莽內有隻毫而乃泯鸚鵡，告訴我公主的名字，因此我離別爺娘到這裏來看看你。」公主說：「很好！你既是這麼一個大酋長的兒子，我也不願把你殺了，我將告訴我的爺娘，我實願意嫁你呢。」

小酋長旋即回到老婦人的屋裏去。早晨時公主對她母親說：「大酋長的兒子，來這國裏，我願意和他結婚呢。」她母親就把這樁事情告訴國王。

王說：「甚好；但這個大酋長的兒子，既想和女兒結婚，頭一件無論我吩咐他什麼事，他都要給我辦來；如果他幹不了，我就要殺他。我且交給他八十



磅重的芥菜子，他須在一天裏榨出菜子油來，假使他辦不到，那麼他就要死了。」

到了早晨，小酋長告訴老婦人要  
和公主結婚。老婦人說：「呀！你且離去  
這境地罷！你不要想和公主結婚！從前  
有許多酋長，許多小酋長，曾到我們國  
裏要娶公主，她父親都把他們殺死了。  
他說那個願意娶他女兒，走來頭一件，  
就是隨便什麼事情，凡他所吩咐的，這  
個人都須一一辦到；這人倘使辦得到，  
那麼他就可以娶公主了，如果辦不到，  
王就要殺他呢。凡王所吩咐的事情，無



「……！婚結主公和想要不芥……」：說人婦老

一人能辦得到！因此所有的酋長，和酋長的兒子，想吃這塊天鵝肉的，都被王處死了。如果你想去嘗試，你又要被王殺了的！還是走開罷！」老婦人說了這一番話，小酋長一點也不去理會。

王差人到老婦人屋子裏來傳見小酋長，他們就把小酋長帶入王宮去。王交付小酋長八十磅芥菜子，告訴他當天須將這些菜子榨出油來，限明天早晨到宮交付。王並對小酋長說：「那一個想娶我女兒，走來頭一件，凡我叫他做的事情，他都要辦到，假使辦不到時，那麼，我就要殺他了。如果你不能把這菜子油一齊榨出來，你可是不能活了！」

小酋長聽得這些話，憂愁得很，自己尋思道：「一天工夫我那能把所有的菜子，都榨出油來？但我辦不到時，王將把我殺却呢！」他拿了菜子到老婦的屋子裏去，也不知怎樣兒做法才好。最後他忽記起螞蟻王；當他剛才記念螞蟻王的那一會兒，螞蟻王和牠的螞蟻，就都來到他面前。

小酋長一面指示螞蟻王看那些菜子，一面對牠說：「我如何能夠一天工夫把這菜子都榨出油來？明天一早如果取不出油來，送到王那裏去，他將要殺我呢！」

螞蟻王說：「放心呵！你只管睡覺，今日裏我們把所有的菜子都榨出油來，明天一早你就可以拿給王去！」小酋長便躺下睡覺，螞蟻果然替他榨出菜子油。

次日早晨，小酋長看見很多菜子油，快樂極了。他把菜子油拿到王那裏；但王又說道：「你仍不能娶我的女兒！如果你願娶我的女兒，你須先和我的兩個惡魔相鬪一場，並須將他們殺却！」

這國王多年以前，曾捉得兩個惡魔，他不知道怎樣處置牠們兩個，只好把牠們關禁在一個鐵檻裏。他不敢放鬆牠們，恐怕牠們吃完了他國裏的百姓；他又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才能夠把牠們殺却。因此所有酋長以及小酋長，

想娶公主拉伯姆的，少不了都要和這兩個惡魔相鬪。國王心中想道：「若使這惡魔真個被殺，我就可以排除了牠們，免擔心事呢。」

小酋長聽得這話，心中又極憂悶，自己想道：「我那能鬪得過兩個惡魔呢！」因此他又想起他的老虎來了。老虎和牠的老婆，就也到他的面前，並說道：「你爲何這等憂悶呢？」小酋長回答道：「國王吩咐我和兩個惡魔相鬪，並且要把牠們殺了，我那能幹得了這個！」老虎說：「你且安心樂意，不要害怕，我和我的老婆替你去鬪牠們好了！」

於是小酋長從他袋子內取出兩件華麗的大褂，這兩件大褂是金子銀子做成功的，而且裝飾着許多珍珠鑽石。他把這兩件大褂，披在老虎身上，使牠們外觀異常美麗。他把老虎帶到王的面前，說道：「可否用這兩個老虎替我和我的惡魔相鬪呢？」王說：「可以！」王的本意只要殺了惡魔就夠了，至於那一個去殺牠們，他却絲毫不管這篇賬。小酋長說：「那麼，呼你的惡魔來！」

這老虎要和牠們相鬪了！」王旋即呼出惡魔，老虎和惡魔鬪而又鬪，直到後來把惡魔殺死方才罷手。

王說：「這事辦得很好！但我把女兒嫁你以前，你仍須替我再做幾件別的事！我有一面蘇鼓在天上，你須上天去打響這面鼓，如果你幹不了，我還要殺你！」

小酋長於是想到他的小牀，他跑到老婦屋子裏，坐在他的牀上，說：「小牀！王在天上有一面蘇鼓，我要到那面蘇鼓那裏！」牀就帶他飛上天去。小酋長打蘇鼓時，王也聽得；但他從天上下來時，王仍不肯把女兒給他，又對小酋長說：「我告訴你做的三件事，你都做到了；但你必須再幹一件。」小酋長說：「假使是我做得到的，我都願意去做！」

王就指示他放在宮殿左近的一株樹幹，這是一株很粗大的樹幹。王給小酋長一把鈍斧，說：「明天一早，你用這把鈍斧，將這樹幹砍做兩段！」

小酋長走回老婦人屋子裏，十分憂悶，自己尋思道：「國王現在真個要殺我了！我用螞蟻把他的油榨好了；用老虎把他的惡魔殺了；我的牀又幫助我去打響那面蘇鼓了，可是現在這樁事情我怎能幹得下呢！怎能將粗樹幹用鈍斧截成兩段呢！」

到晚來，他坐在他的牀上去見公主。他向公主說：「明晨你的爹爹要殺我了！」公主問道：「爲什麼？」小酋長說：「他吩咐我用把鈍斧將那粗樹幹截成兩段，我一輩子也幹不了這個！」公主說：「不要怕！照我囑咐你的方法去做！你就可把樹幹容易的截下了。於是公主從她頭上拔下一根頭髮，交給小酋長道：「等明晨沒有一個人在你身邊的時候，你對樹幹說，」公主拉伯姆吩咐你，聽這根頭髮把你截做兩段！」你把頭髮伸直放在鈍斧的斧口上。一

第二天小酋長切實依照公主的話做去，把頭髮伸展在鈍斧口上，髮和樹幹接觸時，這樹幹就被劈成兩段了。

國王說：「現在你可娶我的女兒了！」於是舉行婚禮。所有隣近四週各國的國王，酋長，都請來參預這場結婚盛典，真個是金碧輝煌，歡天喜地。幾天之後，小酋長對他夫人說：「你且和我到我的祖國去罷！」公主的父親於是給他們許多駱駝，馬匹，盧比，以及僕人等等，他們一路的排場闊綽，望小酋長的國裏來，他們就此快快樂樂住在這裏。袋子，石碗，小牀，和棍子這四件東西，小酋長時刻不離身邊；惟獨棍子這件東西，因為一輩子也沒有人來和他打仗，所以他從來用不着牠。



小酋長與公主舉行結婚禮

編主昶應徐五雲王  
集一第庫文生學小

(11244)

# 話 童 度 印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

• 一册定價大洋貳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譯者	萬邦懷
校訂者	呂金錄
發行人	王雲五
印刷所	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
發行所	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吳葆璿)

B四六五四平





小學生文集  
第一集  
第一

6  
8